

那一种姹紫

方鸣

紫色,神秘而高贵,其在瓷器中也是稀有而名贵的。

明代出现了茄皮紫釉,釉色有浓淡之分,各具风韵。北京万寿寺曾展出一件深茄皮紫釉杂盒残器,苍朴沉郁,古风盎然;而我早年也藏有一件淡茄皮紫釉水洗,内壁还绘有青花纹饰,幽菁雅致,清丽超逸。

京城毛家湾曾出土一百万件历代瓷片,其中最让我着迷的,是一件明成化年间的紫彩缠枝茶花纹碗残片,紫彩一色绘出满壁花枝,娇弱柔媚,惹人怜爱。

惟可惜,此紫彩还不是姹紫。

明成化年间,最负盛名的釉彩是姹紫,这种近赭失光的颜色经历数百年至今无人能仿。成化斗彩乃一代名器,殊少而不可求。虽然历代都有仿烧,但从未有入烧出过其间的姹紫来。这使得姹紫成为历史上最匪夷所思也最为稀贵的颜色。

自然界缤纷万彩,但紫色却是不多见的。天空是蓝色的、大地是褐色和黑色的、太阳是红色和金色的、树木是绿色和黄色的……只有花朵中才有紫罗兰的紫色,只有矿产中才有紫水晶的紫色。而姹紫竟然还是一种在天地间都找不着的紫色!原来,成化朝的瓷工们,用他们绮丽的想象,调制了一种他们自己从没有见过的紫色,并施之于轻薄精巧的瓷胎上,从而使成化斗彩成为旷世佳器,绝美风景。

姹紫是历史的孤珍,是先人的奇技,成化年间的瓷工们用姹紫创造了纯新的色彩,也为大自然增添了至美一笔,从此一代瓷珍傲然炫世。

是啊,在瓷器上,居然曾经有过那一种世间别样的紫色,而且倏忽即逝,成为历史上一个美丽的神话。难怪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收藏家们,竟然可以毕其生于一色,来实现他们人生中的一个终极梦想!

那一种姹紫,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幽光,永远叙述着神秘的故事。

白开水  
妆指的是清透自然的妆容。不同于前些年流行的艳丽型妆容,白开水妆更侧重于强调皮肤的原生质感,眼影一般选择低饱和度的大地色系,口红也是接近唇色的嫩粉色,眉毛则画成根

网络新词语  
白开水妆  
孟冰洁

根分明的原生眉,整体妆容清新秀丽,朴素和谐。

白开水妆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普通女性最青睐的妆容之一,因为它既能提升气色,又很低调内敛。

但是都被蒋介石拒绝。”郑吉安说。

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再也按捺不住上阵杀敌之心,秘密提前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1933年,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城,时至7月,再克多伦。

在蒋军、日军的双重压迫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体。吉鸿昌回到天津。就是在那时,红楼成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真正拥有了一颗红色的心。

1934年11月9日,国民饭店枪声响起,吉鸿昌受伤被捕,被临时关押在法国工部局。为防爱国人士营救,蒋介石又千方百计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所谓的“军法会审”。

就是这场军法会审,判处了这位在战场上抗击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胡炳垠 撰文



红色记忆系列特辑

解说词

日本侵略者,英勇杀敌的将军以死刑,罪名是“叛国罪”和“叛党罪”。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

吉鸿昌牺牲后,国民党拒绝家属领回遗体的要求,狱卒要价八万大洋。然而吉鸿昌为购买抗日军需,早已将家产变卖一空。妻子胡红霞将夫妻二人唯一的资产做抵押,赎回了丈夫的遗体。那唯一的资产,正是这栋为中国共产党做秘密联络站的“红楼”。

远流长,俄罗斯少女们的数数法是较为简化的一种方式,更常见的是在地上把字母写成一圈,在每个字母上都撒上谷粒,再让公鸡随意去啄,将被啄食的谷粒所对应的字母排成可以解释的单词,进行占卜。相传,公元3世纪的东罗马皇帝瓦伦斯得知有人用这种方法占卜他的继任者,得到了字母“Theo”,便将姓名中以此开头的几人都处死了,结果在他战死后,继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名字还是以“Theo”开头(Theodosius I)。这个传说和隋末的“十八子主神器”异曲同工。

在中国古代,未嫁少女们也有类似的在节日期间占卜自己未来的游戏。除了七夕时捉小蜘蛛结网、在水面浮针观看影子来占卜会不会变巧,再有就是上元节在打扫干净的厕所边“迎紫姑”。相传紫姑是被虐待而死的妾化成的神灵,起初女子举行迎紫姑仪式是为了占卜蚕桑丰歉,后来逐渐转为占卜婚姻、家事等等,正如诗中所说“心事年年问紫姑”,其实不过是自己寻一丝内心的安慰而已。

读画记

少女的预测

瑶华

是俄罗斯民间一种传统的“预言”方式,

未嫁的少女用公鸡啄谷粒的办法占卜自己何时出嫁。做法是给公鸡抓一把粮食,等它啄完12次后,清点剩余谷粒的数量,如果是偶数,就会在今年成婚;如果是奇数,就要等到明年。对少女们来说,这与其说是对未来的预测,不如说是闺蜜之间的一场游戏。在她们身后的窗下木桌边,一个年纪略长的黑发女子郁郁不乐地伏在桌上,看着全神贯注投入预测的少女们,流露出怅惘落寞的神色。旁边的长凳上,一位裹着厚袍子的老奶奶已经在昏暗中沉沉入睡,女孩们的欢笑和忐忑都不能再激起她的兴趣。

小小的画面就这样被三组人物分成不同的部分,无形地为观画者营造了鲜明的

对照,似乎也体现了旧时代女性乐少苦多的一生: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是那样的短暂,而她们心心念念的婚姻也未必如想象中一般美好;待年纪渐长,或许会遇到更多的忧患,回头再看少女时的希冀不免心生苦涩;而当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不再值得挂怀。桌边的忧伤女子、倚着墙打盹的老奶奶,她们未嫁时也许都曾有过围着公鸡猜测和打趣的时光,但青春的欢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画的作者、俄罗斯画家康斯坦丁·马科夫斯基在他生活的时代是最受好评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性画家,这一派系旨在推广现实主义风格,展现平民的日常生活。用公鸡占卜在欧洲源

特别喜欢和老人或孩子聊天,因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孩子天真烂漫胸无城府,老人阅尽世事返璞归真,与两者聊天不需要设防,不需要字斟句酌,可以大声笑大声叫,轻轻松松自自然然。

老人比孩子话多,内容也是五花八门。老人说的话里藏着走过的路、吃过的饭、遇到过的人,与孩子喜欢展

愈老愈可爱

石兵

望未来不同,老人总会不自觉地聊起过往。旧时的遗憾欢乐或愤怒悲伤都化作了趣味满满的言语,像是讲一个不相关之人的故事,看他出丑,看他失败,看他幼稚单纯,看他自作聪明。看来,看得眼里涌出泪水,皱纹里浇开了一朵花。

那些愈老愈可爱的人,真的活成了自己孩童时期许的模样。

吉鸿昌旧居

天津有一座“红楼”。它有着砖红色的外墙。“红楼”之红不仅在外表。它是如何拥有了一颗红色的心,要从1930年讲起。1930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的吉鸿昌收到蒋介石的命令,攻打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介绍:“当时外祖父带兵作战英勇,很少打败仗,被称为铁军,可是跟工农红军的这一仗,损失了一个团。他带着这个问号,暗访了鄂豫皖苏区。”

暗访苏区让吉鸿昌大受震撼。那么与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又怎么可能是他的敌人?“外祖父就下定决心不再与工农红军开战,而且他还策划率部起义。”郑吉安说。1930年的年底,吉鸿昌买下了天津花园路4号的这栋红色小楼,却未能如愿从此长居在这里。他的转变已经为蒋介石所察觉。“蒋介石就立刻剥夺了他的军权,强令他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流放国外。正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外祖父几次找到蒋介石请缨抗日,

津传艺,在天津又“代拉”原相声艺人王得宝为师弟,让其改说评书,并更名王致久。此后,二人开始在津授徒传艺。按北京评书谱系排辈,王致久的“致”字辈传人应为“傑”字辈,如袁傑英、金傑丽等。但王致久在天津改“傑”字为“杰”字,其徒弟如张杰鑫、常杰森等。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方式,既可以表示是同辈关系,又显示出区别,可谓匠心独运。

天津的“杰”字辈传人为“轸”字辈,如蒋轸庭、马轸华等;再传“枢”字辈,如于枢海、张枢润等。而英致长则仍保持北京评书传统习惯,按自己谱系传徒“云”字辈,如顾云亭、聂云贵等;再传“桐”字辈,如王桐轩、顾桐峻等。随后,又有北京评书第八代传人张诚润到津收徒传艺,也按北京评书谱系,传人为“豫”字辈,如边豫棠、徐豫田等;再传“存”字辈,如顾存德、姜存瑞等。随着天津籍评书演员的崛起,以上众人都成为天津评书的重要支派,深受沾上听众喜爱。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天津报》和《新天津晚报》

连续刊载了张杰鑫的《三侠剑》、常杰森的《雍正剑侠图》等评书剑侠小说,虽然内容庞杂,但也促成评书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关于《三侠剑》,著名评书老艺人刘立福生前在博客中曾有讲述:民国初年的时候,已经在天津从艺不少年的英致长、王致久、徐长盛三位老前辈,对于自1900年以来《彭公案》一书称霸天津书坛,威胁袍带书及其他短打书的状况很是不忿。据说王致久的舅父在宫中收集字纸时,在纸箱中拾到一沓字纸是类似《三侠剑》提纲的文字稿,转赠给王致久。于是三老决心帮助并具体指导王致久掌门弟子张杰鑫纂弄一套新书目《三侠剑》。目的是企图抑制一下当时《彭公案》的“嚣张气焰”。

《三侠剑》以清康熙前期为时代背景,内容是《明清八义》的续书,又是《彭公案》的“倒续书”(《三侠剑》书中主要人物多是《彭公案》书中主要人物的长辈),所以《三侠剑》也可说是《明清八义》与《彭公案》之间的“桥梁书目”。

养废

徐悟理

带孩子到公园玩,遇到一群被圈在栅栏里的鸽子,个个肥嘟嘟,但身上脏兮兮,和印象中洁白轻盈的鸽子完全不一样。

喂鸽子的饲料,自费购买,10元一包。我也给孩子买了两包,接到饲料后,孩子兴奋地喂了起来。我很快便发现了问题:那些鸽子,都不会飞了,一个个只愿站在地上争抢饲料。孩子把饲料抬高到超过它们的头,它们便不愿意去争了。其实,只要

稍稍飞起一些,或朝上跳一跳,它们就能啄到食。可没有一只鸽子愿意这样做,它们都纷纷转头朝另一个低矮的喂食处涌去了。

“这些鸽子怎么都不愿飞了?”我自言自语道,旁边一位老人接过了话:“都被养废了,养肥了,轻易就能吃到食,谁还愿意去飞!”

没有生存的压力,就没有奋发的动力,甚至连原有的本领都会渐渐丧失。不仅是鸽子,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一样。

连载

沾水文澜

倪斯霆

六十三、天津评书与《三侠剑》

中国北方评书虽在清初发轫于北京,但其繁盛期却在清末民初的天津。据《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一书所记:“1910年天津城市总人口为601432人,10余万户”,但书场和带评书的茶园菜馆就有160多处,其盛况不言而喻。关于北京评书在天津“落地生花”的史实,家父倪锺之在专著《中国评书评话史》中,曾对其谱系有所梳理:

辛亥革命前,北京评书演员程德印弟子英致长到天